



喜報藝文南河

襖棉紅仵一

著門雨陳





河南文藝叢書

一件紅棉襖

陳雨門著

一件紅棉襖

(歌劇)

時：一九五零年秋冬之交，一個霽雨新晴的早晨。
地：經過土改的某村，區政府的所在地。
人：

王興長：約二十四歲，翻身農民，思想進步，惟性情略急躁。(簡稱興)

李藍藍：約二十一、二歲，生產很努力，不過年輕人愛齊整，喜歡穿戴，王興長之妻。(簡稱藍)

王世培：約五十歲，翻身農民，性情固執，王興長之父。(簡稱世)

王氏：約五十餘歲，治家勤儉，態度和藹，對人接物，近於懦弱，王興長之母。(簡稱王)

李裕民：約五十六、七歲，某村村主席，性情直爽，服務熱心，李藍藍之父。(簡稱裕)

幕啓：窗外不時的傳來：互助組下地的歌聲，馬聲驢聲和斷續的吆喝聲，婦女們下地採集野菜的談笑聲……王氏細心的在紡線，稍停，瞧一瞧窗外——

王：（向幕後）藍藍！藍藍！天可不早了，該做飯啦吧？（自語的）真是年輕人，愛新鮮，愛穿新衣裳，做起活來連三趕四的，肚子也忘了飢飽啦。

藍：（在幕後應聲）快啦，快啦，就剩兩個扣子啦，天還早着哩，娘，就縫完啦！（王氏忍耐不住的，停了紡線，找出高漿麵缸子，又檢出儲藏的半乾的野菜，準備着燒鍋……）

王：恐怕興長快要回來啦，省得這孩子着急，吵得全家都不能安生，不等藍藍，還是我做吧！（沉思）唉，一連下了十來天的大雨，地都淹啦，明年春天又不知多作難呢？……

（唱）（第一曲）

中秋過了又重陽，

天氣一天更比一天涼，

今年秋天雨水大，

又不知多少河渠鬧禍殃。

明年春荒要提防！

麵糝乾菜能頂半年糧。

省喫省花省穿戴，
這叫做細水長流免饑荒。

（藍藍得意的，披看剛做成的紅棉襖上）

藍：（唱）（第一曲）

一件紅襖可身量，
針線活兒做的十分強，
過年過節串親戚，
叫聲娘，妳看排場不排場？

王：（唱）

排場排場好排場，
紅綢料子倒是十分強！
要知咱是貧農戶，

剛剛身應該節省過時光！

（藍藍不愉快的，嚥起嘴，嘟囔着。）

藍：（唱）

俺的大襖被又憊，

王：（唱）

裂的口子就有尺把長，
逢年過節多難看，
要丟人不是姓李是姓王。

藍藍說話欠思量！

莊稼人家講求啥衣裳？

外人批評咱浪費，

必然是，不笑你來笑姑娘。（以上均第一曲）

（藍藍瞧見案板上的高粱麵和乾菜，更生氣。）

藍：哎呀……這一頓咋又教喫這黑菜飯呢！

（唱）（第二曲）

經過土改，分了田地分了房，

今年見的果實盛滿倉，

有頭髮誰肯裝禿子，

你爲啥還要叫喫豬食糠！

王：（怒）

(唱) (第二曲)

今年大雨，淹了莊稼場了房。

想起災難爲娘心裏慌，

過日子你要細打算，

切莫要只看眼前一寸長！

藍：我不，我不，天天吃粗糠乾菜，真嚥不下去。從前是沒有辦法，現在有了地，有了糧，還是光知道「省」，不知道汴梁城，真是死夾榆木頭。(说着迅速的惱怒的把白麵倒了一案板)

(唱) (第二曲)

粗麵乾菜，磨爛喉嚨撐壞腸。

常言人是鐵來飯是鋼，

下牛力吃這猪狗食，

我才不跟着賠罪受冤枉！

• 5 •

女聲一：(在幕後)王大娘！你咋不教藍藍下地挖菜呢？……………(笑聲)

女聲二：喲！王大娘還沒做早飯哩！

女聲三：妳們真不懂事，王大娘大概是要節約吧！三頓改成兩頓了……………(大笑)

聲)

女聲四：王大娘家，不愧是節約模範……模範……

參 (笑聲漸遠、漸遠)

王：(嘆聲)

藍：(默然)

(王世培赤着泥腳，執着鞭稍，噙着烟管，匆匆上)

世：飯還沒作好麼？(瞧瞧案板上的白麵，心裏早已心痛，又瞧瞧藍藍披的新棉襖，大怒。坐在桌傍，一語不發，掏出烟袋吸了一會，嘆了口氣)這像個甚麼樣的人家！

(唱)(第二曲)

天到這時，爲啥還沒燒好湯？

難道不知肚子餓的慌！

我說過白麵要少喫，

又爲啥不喫黑麵吃細糧？

王：等一等，飯就好了，忙着個啥！再說白麵喫上一頓半頓的，也值不得大驚小怪呵！

世：好，好，照你的說法，咱就大喫大喝吧，你大概是過得不耐煩了……我再問你……

(唱)(第二曲)

咱的兒媳，爲啥穿着那衣裳？

咱家那配穿得恁漂亮！

這都是婆婆沒家教，

你瞧瞧咱家成了啥模樣？

王：這……這是孩子家，年紀輕，誰不愛穿愛戴的，咱們也翻身啦，過上年節，穿上一次兩次的，也不算多，當公公的真是多管閒事。

(王興長怒氣沖沖的上)

興：咋？飯還沒做好哩？

王：不是正做着的麼？

興：(一眼瞥見藍藍的新衣裳，有意的走向藍藍身旁)咋哩，夜個才吃了白麵，今個又吃白麵？

藍：(帶怒的)那也不是我一個人吃，還不是爲了怕你們在地裏幹活沒氣力？

興：我看就是你嘴饞，不願吃黑的！

藍：你愛咋說就咋說，我咋啦？我不是人，我就不興惹吃頓好的？

王：（向子）又動牛脾氣啦不是！（拉子）走你的。

興：磨菇到這時候，還沒做好飯，整天也不知像幹啥的？哼！

藍：你說我是幹啥的，

興：幹啥的，穿的花花綠綠的，你自己知道！

藍：我自己紡的線，我自己織的布，不是偷的搶的，也不是那個男人送的，你能管得着麼？

興：呵！（大怒）（舉手作欲打狀）

藍：給，給，（遞着興）給打吧！

興：（打藍）我揍死你，我那一件虧待了你，你不好好過時光！

王：（急向前拉開，埋怨興）新社會還興打人！打不的，打不的！

藍：（哭）

世：不管教、管教，也就不得了！

興：（自知不該動武，但已騎虎難下）

唱：（第三曲）

看你妖精樣，不會過時光，

好吃懶動彈，穿衣頂在行，
人家翻身求發家，
你越翻身越張狂！

藍：（止哭）（唱）

人家翻了身，都過好時光，
穿件新棉襖，有啥不應當？
自紡自織自己做，
沒佔您家一分光！

王：（勸解）

（唱）

想起舊社會，兩眼淚汪汪，
受盡地主氣，難喫幾粒糧，
不是恩人毛主席，
那有今天好時光！

世：（唱）

咱們翻了身，翻身見太陽，

窮根才拔掉，富苗剛栽上，
要不節約反浪費，

再好的日子過不長！

興：（唱）好穿又好戴，就是壞婆娘，

明明是窮人，要學地主樣，

這種女人掃帚星，

誰家有她誰遭殃！

藍：（大怒）說話嘴打人，封建惡魔王！

（唱）

壓迫俺婦女，存心最不良！

又怕人吃又怕穿，

那才是個地主像！

自從到你家，過的啥時光！

早起打五更，半夜難着床，

如今翻身解放了，

這種日子不應當！

興：說了大半天，你還抱着屈啦，那麼你任意找個好樣的吧！我這個烏籠子養不住你！

藍：這可是打你嘴裏吐出來的，走，先到區政府評評理去！……

世：（嘆氣）（第三曲）

（唱）

都說翻了身，該過好時光，

誰想運不轉，難爭命不強！

大概前生沒行善，

佛前燒了斷頭香！

興：（唱）

一塊臭豬肉，攪壞滿鍋湯，

一人來搗亂，全家鬧嚷嚷，

不如乾脆早拆散，

一刀兩斷去他娘！

藍：（哭）好！你出口傷人，好，我走我的！……一刀兩斷……（急下）

王：（未及攔住）藍藍，藍藍！（向子）看你罰的算個啥？（向世）都怨這個老東

西！

世：（唱）

她有離婚意，何必去攔擋！

這是前生訂，還有啥商量？

世上有的是婦女，

還愁娶個好婆娘！

（以上均第三曲）

王：算啦！算啦！甚麼離婚、離婚的，吵了幾句嘴，就能離婚！真是比喫豆腐還鬆！……都是年青人，誰沒有個小脾氣哩！夫妻嘛，還會有隔夜仇？（向世）都是你火上加油，越鬧越大，就不應該……

世：（怒）這就是前世的仇，前生的冤孽，不然，爲啥鬧得全家不和，娶了這種女人，你說不離婚，那該咋辦？……

王：咋辦？……（說不出所以然）……慢慢勸說……（忽想起）慢慢來……教育嘛……

（藍藍手提包袱，氣沖沖上，走至台中，包袱散開，重結，突然的好像有新辦法似的）

藍：（拉興）走！找婦女主任去！

王：藍藍！藍藍！……

（李裕民攜着一個包袱上，和藍藍幾乎揹個滿懷）

裕：（觀狀，略知一二）藍藍，你們上那裏去呵！

藍：（驚愕的）爹！

興：（亦驚）爹，來啦！

王：噢，親家！冷風把你吹來的呀！請屋坐，請屋坐！

裕：我來您村區政府有點公事，順便的探望探望你們嘛！

世：李大哥，你來了……近來可好，（讓坐）

裕：（客氣的）托福，親家你好！

王：（向子）興長！到合作社給你爹拿包烟來！

裕：（攔阻）使不得，那可使不得！（向興）今年咱省災情嚴重，許多地區，都有水災，光災民聽說就有六百七十萬人，你說可能不可怕，咱們政府來了號召，要切實提倡生產渡荒，俺們村上家家都訂了節約計劃，我已經向大家挑戰，開始戒烟了！

（唱）（第四曲）

咱們翻身喜洋洋，都盼豐收好時光。

不料河南七十單四縣，旱澇不均鬧災荒，春天鬧旱不落雨，夏秋霖雨下塌房，還有那些蝗蟲和冰雹，麥秋歉收少打糧，據說災民就有六百萬，河南日報登的詳，今年春荒辦法強，生產自救渡災荒，現在號召吸收這經驗，這是政府好主張，別看咱區災情輕，別靠眼前有餘糧，大家應該三頓改兩頓，莫叫無糧餓斷腸。號召到了俺村上，全村討論互醞釀，除了自願合作搞副業，節約還應先提倡！旱烟雖說不算啥，精打細算不應當，沒有飯吃肚子餓，不吸旱烟有何妨！

王：哎呀！（向世）你看親家，爲了節約，烟都斷了。
世：（笑）難得，難得！常言說：「一年不吸烟，省個大老錢」……我……也斷它。
裕：（向興）你們村裏還沒響應麼？
興：不祇沒響應，

裕：噯！（沉思的……）

「與人爲善」嘛，你說是不是？

典：（垂頭，略有愧色）勸……勸了許多次了……

王：（對藍）對嘛！打……打……打……打通思想，緊了沒豆磨，慢慢的來嘛！

藍：（怒氣的）打……打……還光想打人哩！

王：親家，還沒吃飯吧！（向藍）快給你爹做飯去！

裕：你們還沒吃飯？是早飯，還是午飯？……

世：（不加思索的）都是藍藍鬧……

王：（示意，掩飾的）藍藍鬧着要節約，一天三頓，改成兩頓啦！

裕：（微笑）藍藍是好孩子，心強好勝……這次作的頂對！對！可是我早已吃過

了。

（藍藍羞愧的放下了包袱，準備去做飯）

王：再少吃一點，（向藍）給你爹烙張油餅吧！

裕：（瞥見案板上的白麵）怎麼你們還吃……白麵……？

王：親家來了麼！

裕：（急上）那更使不得，使不得！（回憶的在微笑）……談起白麵，（向藍）還